

我是风，  
我是花，  
我是大太阳

她是睿智、武断的一代女强人，  
也是多情、多心的风流女暴君；  
她可以卑屈地为皇后洗脚，也会傲慢地命令花开。  
她的魅力超越千古帝王……

——一个  
武则天

自述的故事

王明皓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王明皓著

我是风，  
我是花，  
我是大太阳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风,我是花,我是大太阳:一个武则天自述的故事/王明皓著.
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11

ISBN 7-5321-2289-1

I.我… II.王… III.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4934 号

责任编辑:郑理

封面设计:官超

## 我是风,我是花,我是大太阳

——一个武则天自述的故事

王明皓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i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i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2 字数 132,000

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,100册

ISBN 7-5321-2289-1/I·1836 定价:12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9178575

# 1

---

我跟着他走。

脚下的道路逼窄而狭长，如同一个时间隧道，脚步声在空旷中被放大，我一度被自己的脚步声吓住了。我胆战心惊地注视着四周，这座老而又老的宫殿，简直可以说是一座废墟，到处是坍塌的栋梁、石柱和上面沉重的蜘蛛网，蜘蛛死在那里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上阳宫。”他答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皇上的贴身太监，德官。”

我知道这是在明知故问。皇上就是我祖母，祖母就是武则天，她已八十二岁的高龄了。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人，我知道在祖母身上几乎凝聚着唐周两朝一段极为轰轰烈烈的历史；我不愿它被野史、秘闻乃至街谈巷议所淹没。我立志要写一部关于祖母的书。

祖母宣我进宫为她写传，这太好了！我想，祖母也是意识到

她已处在风烛残年了……

上阳宫越走越深，我们穿进了一座拱门的长道，脚踏在巨大的青石铺就的路上，声音带着嗡响久久不散。出了这拱门，我茫然四顾，一座巨大宫殿的轮廓映入了我的视界。

天是暗蓝色的，星星像颗颗闪亮的钉子钉在了上面。

我跟着德官走。

当我们进入这座宫殿的内部时，便像突然遭遇阳光一样，富丽堂皇的镜室蓦然出现在眼前，而室内壁上布满着的各色旗帜和帷幙，在突起的风中恣肆地翻飞飘扬，镜室内刹时流光溢彩、色彩斑斓了。

这儿哪来的风？我惊魂未定，环视着密不透风而类似于圆形的宫殿。巨大的炼丹炉正在熊熊燃烧，一组乐师在吹奏一种莫名其妙的音乐，几个宫女和着乐声低吟。在她们旁边有巨大的沙漏在计算流逝的时间，纱幔波动，后面偶尔耀出斑斑的光芒。我要过去掀开看看。被德官一把拉住了：千万别掀开它。垂悬的纱幔占满了多面体的墙壁。我好奇不已地看着这一切，风在宫中流窜，发出低回的啸声。我看见祖母正躺在地那张巨大的龙床上，神态安详，好像睡着了一样。

这时有太监进来，“皇上，逢十的日子，大臣们上朝来了。”奔到床前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小了……太监的身后跟进了十几个朝臣，他们的眼一齐久久地望着床上，接着便相互观望，谁也不吱声。

我缩在大殿的一侧，看见几个力气大的太监搬动着她的身

体。祖母在有力的翻动中睁开了眼，“我还没死呐！”她说着咯咯笑起来，这清脆的笑声好像发自一个少女，在上阳宫回荡着使我毛骨悚然。祖母侧身而卧，“我总是在你们心中疑惑的时候突然醒来，好让你们吃上一惊。”

有大臣趋上前来喊一声，“皇上。”便试探着说，“皇上，臣子进京时路过嵩山，听见山腹中轰轰然若有雷鸣，说皇上万岁。臣晚酣然入梦时，梦见皇上能活八百，头上长出黑发了。”

祖母的表情似笑非笑。

大臣们面面相觑，好似把要说的都缩了回去。见祖母望着他们，另一大臣说：“天下并无什么大事，臣等特地来向皇上报一声吉兆了……”

祖母侧着耳朵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”

臣子们不住地磕起头来，大声说：“我们向皇上道吉来了……”

祖母挥挥手，“好了，散朝，散朝。”看见臣子们退了出去，忽地祖母有些艰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“他们说了些什么？”她从耳朵里抠出两团棉球来，“我一句也没听得清。”言罢祖母又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这情景使我惊讶得目瞪口呆。

祖母看见了我，她的目光一下子显得有些慈祥，又有些热烈，“孙子，可把你奶奶想死了！”

我也奔了过去，“两年不见，我也想祖母了。”

祖母上上下下反复打量着我，“这就来帮我写史了？”

我使劲点点头。

祖母笑了，却又似百味咸集，“祖母的一生可不那么好写。”她伸出手指给我瞧。

这时我才发现一个画师正跪在墙壁下为祖母画像，他的形状像一只畏缩着的猫。

祖母若有所思地对我说：“你是这么站着给我写？还是跪着？”

我犹豫了下说：“坐着，史家历来秉笔直书，跪着是写不好的。”

祖母一把将我拉到她的身边坐下，连说：“看不出，看不出。”

我从背囊中一件件拿出了文房四宝，又把纸铺在桌上，可我提起笔，却久久地望着祖母。

祖母锋利的目光像一眼看透了我的心事，说：“你一开头就遇到难题，不知怎么开口了。因为你肯定知道我曾是后宫三千佳丽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后来又当了太宗的才人。”说到这里祖母颤巍巍地把她的头伸过来，对着我的耳朵轻轻说：“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不告诉他们好不好？”她的声音更轻了，“十四岁我刚进宫的时候还想过逃跑呢，差点被杀了头！”

## 2

武则天攀缘着树干爬上宫墙，从上头翻下来，她又迅速溜上了出宫的车子，藏在大桶里。一个宫役往桶里注酒时，就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宫女升了上来，宫役像见了鬼似地惊叫一声，扔掉盛酒木勺狂奔起来。

宫役的呼喊惊动了正在附近驯马的太宗皇帝。

太宗带着侍卫打马疾驰而来。

可能是被浇了一头酒的缘故，武则天被带到太宗面前时不停地打喷嚏，浑身散发着的浓郁的酒气快把人熏倒了。好酒！太宗说，抬头注视武则天时，眼珠子就不动了，他在马上抖了一下，说，她是谁，我怎么没有见过她？

所有人望着武则天，都说不出她是谁来。

武则天又打个喷嚏望着众人有些莫名其妙，“都看着我干嘛？”

太宗这时用马鞭抬起武则天的脸，他们四目对视着。

武则天：“你是谁？”

众人说：“他是皇上。”



武则天被马鞭抬着的脸上漾出一个惊奇的笑来，“哦，皇上！”她的情绪转而有些低落，“皇上，可惜我没本事，刚跑就给你们捉住了。”

太宗忍不住笑了，他的眼望望高高的宫墙，“你很有本事。但我还要试试你，能驯服一匹烈马吗？”

武则天说：“那还不容易。”

太宗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手无缚鸡之力，说话也不怕有欺君之罪？”

武则天说：“不就是一匹马吗？皇上，我只要三样东西，一条铁鞭，一把铁锤，一支利剑。铁鞭打不服，就用铁锤敲，铁锤敲不服，刺一剑得了，看它还服不服？”

太宗吃了一惊说：“那样马就死了。”

“但它服了。”武则天说，“皇上可没说要死马活马。”

周围的人都哄然大笑了起来。

“真没见过这样驯马的。”太宗在笑声中说，“不过你为什么  
要逃跑？说实话。”

武则天说：“我不过出来是想摘那几朵梅花，在宫里快闷死了。”

太宗注视她，“仅仅为了摘花？”

“皇上不是让我说实话？”武则天说，“我太喜欢花了。”

太宗神情古怪地笑了起来。

### 3

入夜，滴漏声声。寝宫内的纱幔下跪着一个太监，他正在记录着纱幔另一面正在发生着的情形。

粉红色的纱幔因了宫灯的光亮，而映上了太宗与武则天在床上大幅度动作与翻滚的身影。武则天惬意的呻吟从里面声声传出……

纱幔里面，太宗终于有些精疲力竭地平静下来，他赤裸着上身坐在床上，正侧头看着躺在一边用衾被半掩着身子的武则天，他发现武则天的美色与众不同，有一种天真浪漫而又清纯的意味，“我喜欢听你叫床时的呻吟……”

武则天坐了起来轻捷地为太宗递上了一杯参茶。太宗接过喝了一口，目光却有些茫然地望着窗外。

武则天怯怯地望了眼太宗，“侍候过皇上就被处死么？臣妾是因为孤单才逃跑的。”

太宗收回目光久久地瞧着武则天。

武则天嫣然一笑，“皇上其实很孤单，皇上是因为寂寞才叫上我的。”

太宗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很机灵，连我的心事你都看穿了。”

武则天说：“我们都很孤单，同病相怜。”

太宗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免你一死，你这舌头真比八哥还机灵，让我看看。”

武则天在太宗的怀里扭动着，似乎觉得太宗又有些心不在焉了，“你是觉得臣妾还不能跟长孙皇后相比？”

太宗叹了口气说：“天下没有一个女人能和她相比。她死后，我很孤单。”太宗神色迷惘地注视着黑洞洞的天空，“我的儿子都让我烦恼，长子承乾粗鄙无赖，还造我的反，李泰太精明，李治又太懦弱，没有一个能成大事，我都不知该立谁做太子。”

“皇上还有为难的时候？”武则天变得活泼灵动起来，“我看晋王治为人宽厚，立他最好。”

“闭嘴！”太宗转过身来的目光却让武则天呆若木鸡。“朝廷大事岂容你来议论。”

“皇上?!”

“出去，滚！”太宗一反常态地吆喝起来，马上进来几个身强力壮的太监，用锦衾把武氏裹上，像抬一截柴禾一样抬出去了。

我问祖母：“你逃跑那年几岁？”

“十四岁。”

我说：“太宗驾崩是在贞观二十三年，据我查宫中记载那年您二十七岁。十四到二十七整整有十三年工夫……”

祖母打断了我的话：“我给太宗当了十三年才人，仅仅管管

衣库而已。”

我问：“那么祖父高宗李治呢？”

祖母激动起来，“几十年来反对我的人全用这事骂我，都写到讨伐我的檄文里去了！”

我显得有些难堪，说：“祖母，我是在写史，有些情形是实在回避不了的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祖母说，“当年就算我勾引了你爷爷总行了吧，可你不明白我那是为了什么！”祖母说着突然口歪鼻斜，嘴角涌出泡沫，几个太监忙乱起来。

我吃惊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太监把朱砂点在她的额上，又在她全身涂遍一种草药煎制的浓汁，登时殿里弥漫着一股奇特的香味。御医沈南用铜钵为她捣药，祖母在捣药声中慢慢睁开眼来，她看见沈南力不从心捣药的姿势，竟然乐了起来，说：“太宗病危的时候，我也为他捣药。我对太宗尽心尽力，他却要杀我。谁知我的命还挺长，一觉醒来就活到82岁了……”

我听着单调的捣药声，在丝卷上飞快地写着：

贞观23年，太宗染病殆危，武氏侍左右，太宗欲诛之。

## 4

---

终南山翠微宫，凉风贴着地面掠进含风殿，染病在床的太宗皇帝睁开了眼睛，他好像已经好久没有睁开眼睛了。我听见了马蹄的声音。他注视着镂花殿顶说，有人朝我们这边来了。

太子李治侍候榻前，他把耳朵对着父亲凑过去，为了把太宗的声音听得更清楚。父皇，您听错了罢，那是武才人在捣药呢。说着李治意味深长地朝帐帷后面望了一眼，他每次把视线投向那里时，心里就会涌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和紧张，当他眼角的余光瞥见帐帷后面那双绣花鞋时，心跳就和捣药的铜钵一齐鸣响了。

笃，笃，笃笃笃……

父皇似乎没有觉察到儿子的情形，他已经病到深处，睡一阵醒一阵。太宗翻了个身，对太子治说，我听见有人打马过来了，我能辨别任何一种马蹄声。

李治说：“父皇，那不是马蹄声，是武才人在为父皇捣药呢。我去看看？”

李治起身走进帐帷后面，当他刚刚把视线转向武则天时，全

身就被锁住。李治感到武则天的目光就像一把刚开刃的刀，正恣肆地在自己的身上游动着。他们终于在帷帐后面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并且极力压抑着喘气声。

那边太宗在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什么在响？”

李治满头大汗抽身而走，武则天拉住他，擦掉了他脸上的胭脂。李治回到父亲榻前，手上已经有了一碗汤药，“父皇，喝药罢。”

太宗注视着帐帷，他的目光好像有一股穿透力，“武才人真是尽心尽力，我天天喝她捣的药，身体却一天天变得坏下来，过去我还能下床走走，现在我一动也动不了了。”说到这里太宗吃吃地笑起来了。

李治侍候父皇榻前，心不在焉。每每趁着接汤药之机与帐帷后的人拉一回手，无言之中，太子心跳如雷。

忽然太宗睁开了眼睛：“皇儿有什么心事？”

太子一惊攥翻了药碗。

武则天走出来帮太子收拾摔碎的碗碟时，听见太宗又在复述那一句话：“我听见了马蹄声，有人打马朝这边来了。”

打马而来的人是太史令李淳风，他有要事禀报。太监领着他疾步穿过含风殿，来到太宗榻前，李淳风看见太宗的精神显得异常的好，不像一个病人。太宗对他说：“我早就听到了你的马蹄声，虽然我病在床上，但我的耳朵比兔子还灵。”

李淳风禀报说：“臣看见太白星不断地出现，占卜的结果是女主昌盛，要出现女王了，图讖秘记着说，唐三世后，有女主武氏代有天下。”

太宗听了半晌不吱声。“你说那将要出现的女人姓什么？”  
“姓武。”

大家的目光一齐转向正在收拾碗碟的武则天，破碎的碗碟在她的手中滑落，武则天惊惧的表情在脸上凝固了。

太宗不笑了，“太史令，你来就专为给我报告这个消息吗？如果我相信你的话，该把姓武的人都杀了吗？”

“臣不知。”李淳风说，“陛下英明，陛下决断好了。”

入夜。病弱的太宗用手抬起武则天的脸说：“让我看看你像不像个要篡位的人？”

武则天脸色苍白。太宗笑着说：“怎么看你都像个女贼。”

武则天说：“我知道我这回逃不脱了。”

太宗喘息着说：“什么不好姓，干嘛姓武呢，又生了个女儿身，你命不好。”

武则天跪下来了，说：“皇上一定要我死吗？”

太宗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太史令是有名的占星家，他不会说错话的，我是相信你还是相信他？”

武则天无言以对，两行硕大的泪珠滚滚而落。

空气极其沉闷，连太宗都觉得刚才这场对话显得过于残酷了。

这时有人低低在唤，“药好了。”

当武则天把黑色的汤药端到太宗榻前时，太宗犹豫地看着汤药，不肯下嘴。武则天将药碗凑近烛光前看看，侧头问太宗，“这药有毒？”她又望望药说，“像是有毒，有毒就毒死妾身好了。”

她双手抱住碗突然大口地喝了起来。

太宗阻止了她，颤抖着手扒过药碗一饮而尽。

武则天绝望地叫起来，“皇上！你干嘛不让我尽忠，就让我死在您的怀里好了！”说着她倒在了太宗的怀里。

太宗抚摸着武则天的头说：“你这样，我反不忍心了。你想出个办法救自己，这事就过去了。”

“陛下万岁之后，臣妾请恩准出家。”武则天说，“到承福寺度过余生，只为陛下念经求福好了。”

……太宗没吱声，后来笑起来了，“一个尼姑总不至于灭唐吧。”太宗说，“我喜欢听你念经的声音。”

夜里太宗病情突然加重，全身颤抖，口里发出呓语。太医在榻前起了三个火炉，太宗还是叫冷，他身上盖了两床棉被。

太尉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赶到含风殿时，太宗醒了过来，而且精神特别好。但太医已经从皇上渐渐扩散的瞳仁中看出他的时光已微乎其微了。

“皇上！”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跪在榻前。

太宗把太子李治叫到跟前，对二大臣说：“我没几天的日子了，太子为人宽厚，服侍我算尽了孝心，只是生性软弱，恐难以担负社稷大事。你们要多辅佐他，现托付于二卿。”

二人领命喏喏。

太子跪下时，从袖筒里滑出一卷书。太宗最后的目光追寻了过去，太尉长孙无忌拾起递给太宗时发现这是一本诗集。

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默默退走后，太宗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：



“现在需要的是帝王，你怎么一心就想做个诗人呢。帝王一懦弱就立刻会变成别人的刀下鬼。”

李治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因为他似乎又听见捣药的声音响起来了。

“你要注意那个女人。”太宗锐利的目光好像要看穿一个秘密。他对太子说：“我虽让她去承福寺当尼姑，我死之后你要用心观察，她是个淫妇，如果她犯科奸淫，就速速取了她的性命，免得留下后患。记住了吗？”

“儿记住了。”李治胆战心惊地说。

武则天在幔后把这番话听得清清楚楚，手里那柄捣药的木槌在她掌中轻轻旋转。

太宗说完话又昏迷过去。李治连喊几声父皇还没有回应。太医说太子歇息片刻罢，我来照看皇上。李治刚走出帐帷，就被人一把抱住，李治看见这个女人已经是泪水涟涟地望着自己。“太子果真要杀我吗？”她问。李治手足无措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武则天又说：“太子，你现在就取我性命得了，还等什么呢？”李治用手捂住她的嘴时她几乎就要瘫倒下来。李治情急之中一把抱起她走进了隔壁更衣的房间，将武则天放在床上。武则天却坐起来说：“太子口是心非你和皇上正在筹算我的死期，我不过一个小妇人……”李治不吭声，身不由己地亲了她一口。

武则天轻轻推了李治一把，说：“你小心点，我还是你父亲的才人。”李治的手脚有些无措时武则天却一下子扑到李治怀里，说：“太子你是个情种。”

他们铤而走险了，翻滚的声音和喘气声在流荡，李治被偷情